

中东六国中文教育比较研究

梁 宇¹ 王太炎²

(1. 北京语言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 北京 100083; 2. 英国杜伦大学 政府与国际事务学院, 达勒姆 DH; 3. 3TU)

摘 要 沙特、阿联酋、土耳其、伊朗、以色列、埃及六国均是影响中东地区中文教育的重要国家。对上述六国的中文教育进行多维比较, 研究发现中国与中东六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和密切经贸往来促进中文教育发展, 而六国华人比例偏低、语言竞争激烈、地缘政治复杂是其制约因素。六国基础教育阶段的中文教学尚处于起步阶段, 阿联酋近年来发展迅速; 高等教育阶段的中文教学仍属“高冷”专业, 埃及和以色列发展基础较好; 孔子学院分布密度较低, 地区影响力需持续提升; 华文教育基础薄弱, 新侨民子女的中文教育需求逐渐显现。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四点思考: 该地区更适宜采取“多点支撑”的中文教育区域发展策略, 亟须完善“全学段”中文教育, 应促进孔子学院与中资企业协同发展, 推行“适应本土”的三语教学模式。

关键词 国际中文教育; 中东六国; 国民教育体系; 中文专业; 孔子学院

中图分类号 H1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178(2021)03-0147-07

DOI:10.15946/j.cnki.1001-7178.2021.03.020

一、引言

中东地区^①连接着欧、亚、非三大洲,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储量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使该地区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一带一路”倡议日益推进, 为深化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创造了新契机。近年来, 沙特、阿联酋、埃及相继宣布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使得中东地区中文教育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廖静^[1]曾以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简称 GCC) 六个成员国(沙特、科威特、卡塔尔、巴林、阿曼、阿联酋) 的中

文教育为研究对象, 建议在该地区初级教学阶段突出中文的工具化功能, 以适应该地区人文氛围。该文弥补了中东地区中文教育区域整体研究的不足, 但其研究对象设为 GCC 成员国, 未涉及北非重要阿拉伯国家埃及、西亚重要国家伊朗和以色列, 以及地跨亚欧两大洲的土耳其。因而, 本文选择地域范围更广, 且更具地区影响力的六个中东国家: 沙特、阿联酋、土耳其、伊朗、以色列、埃及, 考察其中文教育发展状况。前期文献中, 关于埃及^{[2, [3, [4, [5]}、土耳其^{[6, [7, [8]}、以色列^{[9, [10, [11]}、伊朗^{[12, [13]}的研究较多, 为本文提供了鲜活素材和实证数据, 而对沙特和阿联酋中文教育的研究很少, 笔者通过在上述两国的实地调研, 结合相关

收稿日期 2021-01-10

作者简介 梁宇(1976—), 女, 天津人, 博士,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编审、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中文教育。

王太炎(1993—), 男, 山西临汾人, 英国杜伦大学政府与国际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海外文化传播。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17 年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汉语国际传播动态数据库建设及发展监测研究”(17ZDA306) 的阶段性成果。

① 中东地区包括 18 个国家, 分别是阿富汗、伊朗、土耳其、以色列、塞浦路斯、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沙特、阿曼、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科威特、也门、巴勒斯坦、埃及。

网络信息和官方数据,对其中文教育情况进行了补充。

本文尝试从分析六国中文教育的影响因素入手,通过比较六国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孔子学院、华文及社会机构教育四个方面的中文教学发展状况,考察其共性和差异,侧重从共性问题提出建议,以期对该地区中文教育发展有所裨益。

二、中东六国中文教育影响因素比较分析

(一) 积极因素

1. 文明间友好交往奠定坚实基础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与中东地区各文明交相辉映,古“丝绸之路”成为联结东西方文明交流的纽带。纵观中外文明交流史和近代国际关系史,中华文明与中东诸文明间鲜有冲突与战争,更多的是和平共处和互利合作。这份年深日久的友谊在中东地区显得尤为可贵,也为当今中国与中东经济合作、人文交流铺平道路,有助于中文传播,增进文明互鉴。

2. 高级别合作关系营造良好环境

自1956年起,中东六国相继与中国建交。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六国与中国合作关系相继升级,其中埃及、沙特、阿联酋、伊朗四国与中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土耳其、以色列与中国分别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创新全面伙伴关系”。六国均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创始成员国。除以色列以外,五国均为“一带一路”合作国家。更为重要的是,阿联酋发布的“2021愿景”、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提出的“2023愿景”、沙特发布的“2030愿景”、埃及发布的“2030愿景”、伊朗实施的“第六个五年发展规划”等国家发展战略与中国政府描绘的与阿拉伯国家“1+2+3”合作格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高度契合。分国别看,中国与埃、沙、阿、伊四国的关系更为紧密。从整体看,中国—中东高级别合作关系稳中有进,可为当地中文教育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带动中文学习需求增长。

3. 六国经济实力提供基础保障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发布的报告^①中,六国人均GDP在参与统计的194个国家(或地区)和18个中东国家中的排名依次为:以色列(23/2)、阿联酋(26/3)、沙特(45/7)、土耳其(77/10)、伊朗(102/12)、埃及(134/14)。经济实力有利于增加教育投入,六国均实行义务教育制;以色列的教育投入长期保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8.5%左右;沙特在初等教育、职业培训、各类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等领域实行强制义务教育制。六国的经济实力可为中文教育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有利于实现中文教育本土化、市场化。

2019年六国自中国进口的商品总额在国家总进口额中占比均超过10%。中国分别是伊朗、沙特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是埃及第二大贸易伙伴国,是土耳其、以色列第三大贸易伙伴,阿联酋是中国在阿拉伯世界最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与中东六国保持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可为当地民众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中文的经济价值会得到提升。

(二) 消极因素

1. 华人比例偏低,中文的地区影响力不足

华侨华人是中文国际传播的主要力量,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对语言文化的传承是国际中文教育的推动因素。母语人口数量关系到语言的沟通力和影响力。^[4]在一个地区华侨华人的数量,即中文母语人口关乎中文在该地区的语言地位。根据冀开运^[5]统计,中东的华侨华人总数约40万,只占该地区人口总数的0.02%。六国华人人口(万)依次为:沙特(15~18)、阿联酋(10)、土耳其(6~8)、以色列(1~2.5)、埃及(0.4~0.5)、伊朗(0.3~0.4)。^②反观该地区人口,根据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2019年数据^③,中东与北非地区总人口约4.56亿,六国人口(万)依次为:埃及(10038.81)、土耳其(8342.96)、伊朗(8291.39)、沙特(3426.85)、阿联酋(977)、以色列(905.33)。可见,六国华侨华人数量相对较少,在各国总人口中占比极低,这会直接导致当地

①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9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The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October 2019)》。

② 这是笔者能找到的较为翔实的中东各国华人人数的统计,虽然与下文2019年世界人口数据的年限不对等,但也能反映出相关问题。

③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全球各地人口统计。

华文教育薄弱,中文在当地社会的语言地位较低。

2. 语言竞争激烈,中文教育处于弱勢

中东六国中,埃及、沙特、阿联酋的法律明文规定阿拉伯语为官方语言,同时,阿拉伯语是伊朗和土耳其的宗教语言,以色列也有 18% 的人口以阿拉伯语为母语。近代以来,中东各国的发展深受欧美国家及其文化的影响,阿联酋、沙特和埃及在历史上曾为英国的“保护国”,部分国家严重依赖外籍员工,这些原因使得英语在这些国家地位很高。沙特、阿联酋、以色列将英语作为通用语言,埃及、伊朗、土耳其非常重视英语教学,将英语作为第一外语。此外,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的官方语言分别为波斯语、土耳其语和希伯来语,该地区还有许多少数民族语言和阿拉伯语方言,语言情况十分复杂,中文教学面临着激烈的语言竞争。另外,阿拉伯语、中文分属闪含语系和汉藏语系,语言距离较远,跨语系的学习难度较大。

3. 地缘政治复杂,区域一体化程度较低

中东六国在民族宗教、政治体制方面存在差异。在民族矛盾、宗教纷争、政治博弈、大国干预等多重因素的交互影响下,中东地区长期处于乱局之中。巴以民族冲突,伊朗什叶派、沙特逊尼派、土耳其温和派三大阵营角力,美国、俄罗斯等强国背后干预,加剧了这一地区格局碎片化,使其成为当今世界区域一体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一带一路”建设和中文教育开展必须考虑该地区的政治风险和安全风险。

三、中东六国中文教育比较分析

(一) 基础教育中文教学尚处起步阶段,阿联酋近年发展迅速

海外国民教育体系内的中文教学主要体现在基础教育层次。土耳其和以色列将中文纳入其国民教育体系较早。2006 年,土耳其教育部发布公告,将中文列为高中外语选修课程,目前土耳其有 20 多所中小学开设中文课。^① 2011 年,以色列教

育部宣布将中文列为高中毕业考试科目,2019 年考试人数为 70 人,以色列目前约 3000 余名中小学生把中文作为第二外语。

2019 年以来,沙特、阿联酋、埃及相继宣布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其中阿联酋基础教育中文教学发展引人注目。2006 年,阿联酋哈姆丹中文学校成立,成为中东地区第一所正式使用中文教学的公立学校。2018 年 7 月,阿联酋教育部宣布将在 100 所学校教授中文,计划在 10 所高中开设中文课,投入 22 名教师和 2 名专家为高中 10 年级以上的学生制定统一的教学计划和培养方案,这些课程将为阿联酋学生日后进入中国大学深造或是从事与中国贸易相关的工作提供帮助。^② 2019 年 7 月,中方与阿联酋教育部签订《关于将汉语纳入阿联酋中小学教育体系谅解备忘录》,中文正式进入阿联酋国民教育体系。目前阿联酋已有 119 所公立中小学开设了中文课程,在岗中文教师达到 210 名,中文学习人数达到 31538 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全国中学汉语课程框架》受到阿方教育部认可,这是目前中东地区唯一一份教育部公布的中文课程大纲,本土教材《跨越丝路》(Across the Silk Route) 陆续编写并投入使用。^③

中文在海外国民教育体系中的融入程度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考察:一是教学规模,体现为开设中文课程的学校数量和学习者数量;二是教学体系的完整性,包括开设中文课程的教育阶段及各教育阶段之间中文教学的连贯性;三是课程形式和与考试的关联性,中文成为必修课或升学考试科目体现较高的融入程度;四是教学条件的完备性,体现为中文教学大纲、教材、教师的配备程度。据此,虽然中东五国基础教育阶段的中文教学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整体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表现为:(1) 规模效应尚未显现。土耳其有 6 万多所中小学,^④ 埃及共有中小学 31541 所,以色列有 4592 所中小学,阿联酋公私中小学共 1262 所。^⑤ 与此相比,该地区开设中文课程的中小学比例仍然很低。(2) 教学体系尚不完整。各国在

① 文中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埃及中文教育数据分别来自:驻以色列使馆举办本土汉语教师座谈会,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以色列国大使馆网站,2019 年 7 月 11 日。举办研讨会培训班,沙特要让汉语成为第三大教学语言,澎湃新闻,2019 年 4 月 4 日。阿联酋中文教学项目取得丰硕成果,语合中心公众号,2020 年 12 月 23 日。中文教学将纳入埃及中小学教育体系,语合中心公众号,2020 年 9 月 8 日。

② 数据来源:埃及国家信息服务中心 2013~2014 年度的统计结果,以色列中央统计局 2015~2016 年度统计结果和阿联酋教育部官方网站。

各教育阶段开展的中文课程相对零散,体系性、连贯性、衔接性不强,尚未有一国形成 K-12 阶段完整的教学体系。(3) 课程受重视程度不高。很多学校的中文课仅为选修课或兴趣课,缺乏完善的课程体系和统一的考试标准。(4) 教学条件尚不完善。五国不同程度地存在教学大纲、教材、教师缺乏的现实问题。除了阿联酋公布了国家中文课程大纲以外,其他中东国家尚未出台本国中文教学大纲;教材主要依靠孔子学院提供,大多为英语版教材或英语通用版的翻译版本;教师队伍不稳定,专业性不强,缺乏教学经验。

分国别来看,阿联酋基础教育中文教学积累了一定经验,在两国教育部门促动下,近两年发展迅猛;埃及、土耳其、以色列中小学中文教学处于中游,有所开展但突破不足;沙特和伊朗的中小学中文教学还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二) 高等教育中文教学仍属“高冷”专业,埃及发展基础较好

在高等教育层次,中东地区最早的中文教学可以追溯到 1935 年土耳其国父凯末尔成立安卡拉大学汉学系。埃及的中文教学始于 1954 年,中国向埃及开罗大学派出了第一名中文教师。1958 年,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开始了中文教学。1997 年伊朗沙希德贝赫西提大学成立了中文系。2010 年,沙特国王大学成为海湾地区最早开设中文专业的大学。同年,阿联酋扎耶德大学开设了中文公选课。可见,各国中文教学的开展,高等教育均早于基础教育。

六国高等教育中文教学还有如下特点:(1) 均由本国知名学府开办。各国开设中文课的高校都是本国名牌大学,其中不乏国际知名大学,以下是各国开设中文课主要高校的 2019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和本国排名:以色列希伯来大学(154/1)、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230/2)、沙特国王大学(256/3)、埃及开罗大学(521~530/2)、土耳其海峡大学(571~580/5)、伊朗德黑兰大学(701~750/4)、阿联酋扎耶德大学(701~750/7)。(2) 办学层次尚不完备。只有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土耳其的安卡拉大学设有中文专业本硕博学位授予点,埃及的开罗大学、土

耳其的埃尔吉耶斯大学设有中文方向的硕士学位授予点。伊朗、沙特在部分高校设有中文专业课,阿联酋高校只有中文选修课。(3) 办学规模仍不理想。从开设课程的大学数量来看,埃及有 56 所公立大学、200 余所高等学院,只有 16 所高校开设了中文课;土耳其 193 所大学中开设中文专业的大学只有 4 所(包括 2 所私立大学),部分大学开设了中文选修课;伊朗公立大学共 421 所,开设中文课的不足 10 所;^[3] 以色列的 60 所高校、沙特的 68 所高校、阿联酋的 74 所高校中开设中文课的仍属少数。^① 从大学中文学习者人数来看,整个埃及在校中文学历生近 3500 人,非学历生 1200~1700 人;土耳其 16 所高校参加中文课的学生有 1000 余人;伊朗 5 所主要开设中文课的高校,每年招生 20~40 人;^[3] 沙特国王大学自 2010 年开设中文课以来,培养了 35 名中文毕业生。(4) 多国师资、教材短缺问题突出。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成为本土中文教师培育基地,向本国各高校输送师资;该校自编“艾因·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系列教材,在埃及高校广泛使用。以色列也试图通过设立中文师范专业扭转师资匮乏的状况,并研制了本土教材《现代汉语语法》(Lihi Yariv-Laor 编)。其他国家的中文师资缺口较大。在土耳其,土籍大学中文教师只有教授 1 名、副教授 3 名、助理副教授 8 名;在伊朗,除了沙希德贝赫西提大学有 5 名中文教师以外,每所大学一般只有 1~2 名中文教师,Semnan 大学甚至因为师资问题停止了招生。^[3] 高校普遍使用中国的教材,如《新实用汉语课本》《长城汉语》《博雅汉语》《汉语会话 301 句》《汉语 900 句》《成功之路》《汉语教程》等,但仍然存在教材购买渠道不畅、价格昂贵、复印较多等现象。这也反映了阿拉伯语中文教材整体匮乏、本土研发能力不足的问题。

整体来看,中文在中东六国高等教育阶段仍为“高冷”专业,虽然开设院校知名度高,但开设学校少,硕博学位授予点少,师生人数少、本土教材少。分国别来看,埃及、以色列稍好,土耳其、沙特居中,伊朗、阿联酋高等教育中文教学发展乏力。

① 数据来源:伊朗科学、研究和技术部官方网站,以色列高等教育委员会官方网站,沙特教育部官方网站和阿联酋学术认证委员会网站。

(三) 孔子学院分布密度较低,地区影响力需持续提升

截至 2018 年底,中东 18 国共建有孔子学院 21 所,本文考察的六国共建有 13 所孔子学院(不含 5 个孔子课堂)^①,占中东地区孔子学院数量的 72%。2018 年全球孔子学院分布密度为 1.12 千万/所,即大约 1.12 千万人口设有 1 所孔子学院。^②而中东地区孔子学院密度为 2.46 千万/所,即约 2.46 千万人口设有 1 所孔子学院,仅为同年全球孔子学院分布密度的约 45%。中东六国孔子学院分布密度(千万/所)依次为:以色列(0.45)、阿联酋(0.49)、土耳其(2.09)、伊朗(4.15)、埃及(5.02)。埃及、伊朗、土耳其三国的孔院分布密度低于全球平均值。2019 年 12 月 10 日,吉达大学孔子学院正式签署合作协议,成为沙特这个有 3400 多万人口国家的首家孔子学院。总之,中东六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如能建设更多孔子学院,可为语言文化交流带来更多益处。

六国多所孔子学院为本国中文教学发挥着积极的引领作用,成为连接中外多方中文教育力量的纽带。但与全球孔子学院中文教学和文化传播平均水平相比仍有差距。根据“汉语国际传播动态数据库”子库——孔子学院发展数据库的数据库统计,2018 年度,中东五国 11 所孔子学院^③共开设中文课程 74 门,参加课程 9747 人,占全球孔子学院面授学员人数的 0.52%;参加各类中文考试 3215 人,占全球孔子学院考生人数的 0.01%;举办各类文化交流活动 177 次,受众达 27758 人,占全球孔子学院文化活动参与受众人数的 0.21%^④。自 2007 年,中东六国 4 次荣获“先进孔子学院(课堂)”称号,7 次荣获“孔子学院(课堂)先进个人”称号。分国别来看,孔子学院开设中文课程种类最多的国家是土耳其,共 23 种;参加课程人数和考试人数最多的国家是埃及,分别为 5289 人次和 2348 人次;文化活动参与人数最多的国家是阿联酋,共 10540 人次;荣获“先进孔子学院(课堂)”和“先进个人”称号最多的国家是埃及,分别为 3 次和 5 次。以上数据显示,孔子学院

为推动该地区中文教育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放在全球“中文热”“中国文化热”的大背景下,该地区孔子学院的教学覆盖面仍有待扩大,区域影响力亟须提升。

(四) 华文教育基础薄弱,新侨民子女中文教育需求渐显

前文提到,中东地区华人人口比例很低,华文教育基础薄弱。现有文献中,只有阿联酋的你好语言学校曾入选华文教育示范学校。大部分华文教育是华人组织的培训班、辅导班、周末班,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由中国使领馆、中国机构资助开办,如埃中友好协会、开罗中国文化中心、驻埃文化中心开办的中文辅导班,中国研究国际基金会在伊朗、中国盟友学会在以色列开办的补习班;二是由私人开办,这类培训班除了教授中文,还会教授电脑、厨艺等其他技能。随着当地新侨民的增多,华文教学需求逐渐升温。2020 年 7 月,迪拜中国学校启用,该校是中国教育部首批海外中国学校试点单位,是中国政府在海外创办的第一所全日制学校,也是迪拜第一所中国学制学校。^④该校的创办将满足迪拜华侨华人子女接受优质的中国学制基础教育的迫切需要,也是海外华文教育办学模式的新突破。

四、思考与建议

(一) 适宜采取“多点支撑”的中文教育区域发展策略

中东国家中文师资、教材等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同行间跨国(机构)交流合作极少,这影响了该地区中文教育的整体发展。而前述六国作为该区域内影响力较大的国家,在文化传统、国情语情和国际社会角色等方面各不相同,在民族宗教、政治立场等方面甚至多有对立。为此,中东地区中文教育难以形成“一国引领、带动周边”的发展模式,而适宜采取“多点支撑、局部辐射”的区域发展策略。六国中文教学各有所长,均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可作为该地区中文教学的“支点”国

① 孔子学院数量:埃及 2 所、土耳其 4 所、以色列 2 所、伊朗 2 所、阿联酋 2 所、沙特 1 所;孔子课堂数量:埃及 4 所、土耳其 1 所。

② 伊朗马赞德兰大学孔子学院、沙特吉达大学孔子学院没有数据。

③ 数据来自:中外语言交流与合作中心(原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2018 年度孔子学院发展报告》。

④ 李旭航总领事出席迪拜中国学校启用仪式,中国驻迪拜总领事馆公众号,2020 年 7 月 21 日。

家。各个“支点”在局部区域内发挥示范作用,小范围辐射带动其他同盟国家的中文教育,以点连线,以线构面,促进中东地区中文教育整体发展。这种策略有利于减少国家间相异因素的相互影响,也有利于该地区中文教育发展的灵活性、局部稳定性和持续性。

(二) 亟须完善“全学段”中文教育

六国的中文教学体系均不完善,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中文教学发展水平失衡。埃及、土耳其、以色列在高等教育阶段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本硕博中文教学体系,伊朗和沙特的部门高校已开设中文课程。但在基础教育阶段,五国中文教学无论是进入国民教育体系的深度,还是课程开设的广度均显不足,伊朗和沙特的基础教育中文教学仍为一片“处女地”。因此,五国中文教育均需要“重心下沉”,加大基础教育阶段中文教学的推进力度,尽快实现与高等教育中文教学的衔接与贯通。与之相反,阿联酋近期积极推进本国中文教育,主要是面向中小学阶段。但其高等教育中文教学却十分薄弱,只有三所大学设有中文选修课,尚未设立学分课程,这对本国中文专业人才的培养极为不利。为此,中阿教育合作应充分考虑高等教育阶段中文教学的发展,积极推动两国高校合作,协助其建立中文专业,完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总之,从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两端发力,推动中文全面、平稳进入中东六国大、中、小学教学体系,实现“全学段”中文教育,^[1]可为“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更多中文人才。

(三) 促进孔子学院与中资企业协同发展

目前,六国与中国均形成了不同级别的战略伙伴关系。这为孔子学院与中资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合作空间。然而考察发现,孔子学院与当地企业的合作尚不深入。实质上,孔子学院与中资企业在战略目标上具有内在一致性:都需要融入当地,增进国际交流,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繁荣。同时,双方在具体业务上具有

供求对接性:孔子学院可为中资企业外方员工开展职业中文培训、组织文化活动、推荐中文人才、提供教育咨询等,中资企业可为孔子学院提供业务渠道、就业机会、建立实习基地等。这都为双方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扩大共赢创造了机遇。在此基础上,双方应加强联动,完善合作机制,落实合作项目。

(四) 推行“适应本土”的三语教学模式

多民族、多宗教共存的情况使得中东地区语言使用较为复杂,殖民历史和全球化浪潮使得英语在该地区的语言地位颇高,中文在教育体系中多为第二或第三外语。中文教学在海外寻求快速发展路径中,逐渐形成了“母语+英语+汉语”的三语教学模式。该模式的核心要义就是让中文适应本地需要,与其他语言并存并重,培养“三语并用”人才。中东国家中文教育可借鉴三语教学模式,并根据本国实际情况进一步本土化,突出中文的经济价值以及在未来职业中的实用功能,避免文化冲突,使中文在与其他语言文化和谐共处的前提下,寻求更大发展空间。

五、结语

中东地区的中文教育虽不乏亮点,但区域内国家间、国家内部地区间中文教育发展极不平衡,内外部影响因素复杂交错,中文教育体系尚不完善,潜在需求仍未充分释放。本文提议,应将该地区六国“培育”为中文教育“支点”国家,形成“多点支撑、局部辐射”的区域发展态势,以达到中文教育在区域内的“广覆盖”。同时应全力解决“全学段”中文教育体系问题,进一步凝聚孔子学院、中资企业、民办学校等积极力量,共同推动中文教育全面发展。除此以外,还应大力推动华文教育,以保持并增加当地中文母语人口。总之,探索中东地区中文教育的发展之路,可为其他区域中文教育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 [1] 廖静.阿拉伯海湾地区的汉语教育政策变迁与汉语教育的发展[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9(5):15-21.
- [2] 王文虎.埃及汉语教学的现状与前景[J].世界汉语教学,1992(2):158-160.

- [3] 朱立才.埃及艾因·舍姆斯大学的汉语教学[J].世界汉语教学,2001(2):110-111.
- [4] 李圃,黄道友.埃及汉语教学的发展历程及制约因素分析[J].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14(1):68-74.
- [5] 张路.“一带一路”视角下埃及汉语教学资源建设研究[J].厦门:华侨大学,2019.
- [6] 施宝义.土耳其的汉语教学[J].世界汉语教学,1989(3):189-190.
- [7] 王亚克,刘军.土耳其中小学汉语教学发展问题研究[J].海外华文教育,2018(4):94-102.
- [8] 刘军,王亚克.土耳其教育体制与汉语国际教育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9(3):62-71.
- [9] 谢慧.以色列特拉维夫地区的汉语教学现状调查研究[J].广州:暨南大学,2010.
- [10] 陈平.以色列中学汉语教学现状研究[J].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5.
- [11] 马潇潇.国别教材以色列汉语课本《现代汉语语法》特点分析[J].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2015.
- [12] 何枫.汉语国际传播视角下的伊朗汉语教学发展研究[J]//澳门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美国罗德岛大学.第十四届国际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全球化的中文教育:教学与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7:254-267.
- [13] 沙曼礼.伊朗伊斯法罕的汉语教学调查情况[J].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8.
- [14] 李宇明,王春辉.论语言的功能分类[J].当代语言学,2019(1):1-22.
- [15] 冀开运.中东华侨华人若干问题研究[J].中东问题研究,2015(1):139-173+262.
- [16] 郭晶,吴应辉.孔子学院发展量化研究(2015—2017)[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36-44.
- [17] 李宝贵,魏禹擎.中文纳入法国国民教育体系现状、动因、挑战与对策[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3):7-15.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Six Middle East Countries

LIANG Yu¹, WANG Tai-yan²

(1.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2. School of Government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Durham University, Durham DH1 3TU)

[Abstract] Saudi Arabia,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Turkey, Iran, Israel, and Egypt are influential countries in Chinese educ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This article makes a multi-dimensional comparison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the above six countries, and finds that the friendly and cooperativ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Six Middle East countries and the close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while the low proportion of Chinese in the six countries, fierce language competition and complex geopolitics are the constraints. In the six countries, Chinese education in elementary terms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However, it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the UAE in recent years. Chinese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s still a subject accepted by fewer students and both Egypt and Israel have a good foundation for development. The distribution density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is low, and the regional influence needs to be continuously improved. While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education is weak, the needs for Chinese education from children of new expatriates are gradually emerging. Finally,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thoughts: The region is more suitable to adopt a “multi-point support” Chinese education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It is urgent to improve the whole phases of Chinese education, coordinate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promote indigenous trilingual teaching model.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Six Middle East countries; education system; Chinese major; Confucius Institutes

(责任编辑 李晓)

— 153 —